

新聞記者的想像思維： 再論想像與新聞報導的關聯*

蔡琰、臧國仁**

摘要

本文討論記者如何運用想像思維完成寫作，認為新聞從業人員的「想像力」非如文學領域所論之「自由幻想」，而是依知性經驗的想像思維運作，並按客觀事物反映的形象根據一定方式加工、改造進而建立新形象。

本文隨即選取 2011 年 7 月挪威極右派分子殺戮 76 名無辜青少年的國際新聞為案例，發現連續 3 天均出現了撰述者運用想像加工事實之線索。繼而根據 17 份由記者回填之問卷發現「預期想像」輔助記者提出好的採訪問題，而「再造想像」則是最常運用的寫作思維。

關鍵詞：新聞、想像、記者、寫作

* 本文改寫自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 97-2410-H-004-059-MY3）「新聞與想像：從解構老人新聞到建構記者想像之敘事藍圖」之三：「記者新聞寫作的想像」，初稿曾於中華傳播學會 2013 年會（新北市：輔仁大學國璽樓，7 月 12 ~ 14 日）報告，作者感謝評論人林照真教授之指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老人傳播研究群」成員（尤其郭岱軒、梅衍農、章元莊、范曉安、黃芮琪、周羿伶等同學）及王毓健先生曾經協助蒐集文獻與設計問卷，填寫問卷之新聞工作者對本文寫就助益甚大，一併致謝。

** 蔡琰為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Email: yeon@nccu.edu.tw；臧國仁為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通訊作者為臧國仁，Email: kjt1026@nccu.edu.tw。

投稿日期：2013/7/22；通過日期：2013/9/22

壹、背景

本文延續過去有關新聞記者採寫工作與想像關係之文獻（如：Keeble & Tulloch, 2012；Keeble & Wheeler, 2007；Mihelj, Bajt, & Pankov, 2009；Parsigian, 1992；Stocking & Gross, 1989），持續視「想像」為本能思維而在新聞寫作過程裡有其特定作用並在讀者端引發聯想，如新聞報導使用形容詞、細節描述、感官、空間與時間描述等文字時均易使讀者從閱讀中產生個人想像。

本文繼而認為「想像」（*imagination*）乃基本心智與思維活動，與觀察、記憶、判斷共同組成個人經驗，與天馬行空式的「幻想」（*fantasy*）不同，其重要性猶在可拼組、統合個人心智之片段經驗進而理解或解釋外在資訊，甚而以不同方式展現個人整合外在刺激後之內在思維與感知。因此，想像是補充、修改現有認知的能力，旨在再現「缺席的事物」（賴玉釵，2012）、整合現有實際經驗與理想的認知目標、填補並延伸片面或不完整的經驗（蔡琰、臧國仁，2010b）。^[1]

至於記者想像力的外在表現則在依據過去事件與現有認知經驗而展現於語言活動，如訪問時向受訪者提出關鍵問題（臧國仁、蔡琰，2012）。從傳播互動角度觀察記者採寫工作即可發現兩層想像：先是記者個體感知採訪對象的心智過程（第一層想像），其次是人際互動溝通時所運用的第二層想像，後者之作用尤在修正、填補、延伸第一層感知之錯誤。如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時總要經過猜測或判讀對方語言或行動之目的、過程與結果（屬第一層之內在想像思維過程），其後經持續互動始能將初識感知綜合原有知覺／經驗，最後透過寫作或口語再現為有意義的新聞報導（蔡琰、臧國仁，2010b）。

上述新聞想像力的再現與文學領域所論的幻想（Keeble & Tulloch, 2012；Keeble & Wheeler, 2007）不同，須依知性法則並深受個人經驗限制，而採寫過程之演繹、歸納事實都屬知性經驗之思維運作與顯現。如陳金桂（1996：122）所稱，想像是已有表象或客觀事物反映在大腦的形象，按一定要求加工、改造進而建立新的形象。

本文延續上述討論持續追究記者工作之推理、判斷過程如何透過思維加工與改造，其後又如何完成新聞文本。

貳、緣起、動機與研究目的

TVBS 新聞台 2011 年 5 月 20 日曾經播出「馬吳配有譜？吳揆答題提『總統』14 次」新聞，其內容原係報導行政院長吳敦義之施政記者會，但現場某位記者之提問卻使新聞焦點偏離：

整場記者會，吳敦義言必稱「馬總統」，回答一個問題，提到馬總統高達 14 次……。馬吳配的呼聲始終沒停過，趕在馬總統 3 週年就職記者會前，行政院長吳敦義舉行早一步先開記者會，大打「政績牌」，吳敦義對上任來的政績自信滿滿，表示跟馬總統配合「極為順暢」，馬吳配有譜了嗎？吳敦義語帶玄機，此刻為止沒被徵詢，但哪一天要離開，誰也不敢保證。（以下簡稱「馬吳配有譜？」）^[2]

該日記者會原訂主題為「我們還要更好」，但相關報導內容只有 60 字：「大型看板是成績單，細列台灣各項國際排名，小電視營造聲光效果，要展現斷橋修復高效率，記者會的主題是『還要更好』，吳敦義對政績自信極了」。吳敦義施政報告自稱「好和尚」，卻被記者提問：「日日敲鐘，想不想換個更大的廟？」，無論兩分半鐘的電視新聞、TVBS 網路 753 字的文字及影音新聞隨後竟都絲毫未提政績，與記者會主題有關的「國際排名提升」更完全消失。

如上節所示，參加吳敦義「施政報告記者會」之記者們究竟如何依其過去採訪經驗與現有認知而在記者會裡向受訪者提出「關鍵問題」（「第二層想像」之人際互動溝通作用），又如何經過「個體感知對方的心智」（「第一層想像」）而猜測或判讀對方語言活動（「第二層想像」），如指出「必稱『馬總統』」，回答一個問題，提到馬總統高達 14 次」，以致撰稿報導時完全偏離原有主題而逕以「馬吳配」一詞為其新聞價值所在，果然立即引發讀者聯想並成為眾所矚目的重要社會議題。

此一報導方式與內容誠令人好奇：延續上節，記者究竟「如何」與「從何」發揮了想像力而決定臨時轉移採訪主題，不但捨棄主辦單

位（行政院）原訂「我們還要更好」施政報告，更在記者會裡直接提問是否曾被徵詢出任總統副手（見前段「……吳敦義語帶玄機，此刻為止沒被徵詢……」）。尤為有趣者則是記者何以推斷「吳敦義對上任來的政績自信滿滿」且「言必稱總統」，由此甚至延伸推想「馬吳配有譜」以致相關傳言隨即甚囂塵上（其後也證實正確）。

由此或可推知，記者時有「節外生枝」以此反映其獨特新聞敏感度。這種新聞嗅覺（或稱「新聞鼻」）是否與想像有關、如何有關、這些問題如何出現？而如新聞所述，「吳敦義春風得意，……已經『準備好了』」，是否係記者採訪觀察所得抑或其乃「想像力」之外顯？而其報導內容是否也是其經過「思維加工與改造，其後又如何完成新聞文本」（見上節最後一段）？^[3]

教育家 Montessori 曾說：「想像乃是發現真理的一種力量，人的頭腦並非被動的東西，而是一股從不平息，永遠燃燒的烈焰」（引自陳淑鈺，2004：1）。本文之旨即在嘗試探討新聞工作之想像起因及過程。

參、文獻探討

一、想像、寫作與社會互動理論

Spencer（2002.07）曾經指出，人們寫作時乃透過想像始能描述主體並掌握情境意義。更有甚者，想像促成人們編排不同類型的生活知識與語文意義，也聯繫了認知與情緒並結合思維與感覺。對 Spencer 而言，從日常生活事件發展故事所需的能力正是想像，而其也是精進思維不可或缺的典範工作。

記者理解例行事務與採訪之過程當與 Spencer 理論不相違背。如美國社會學家 C. Wright Mills 討論社會科學的前景與文化意涵時即曾指出，人們需要的不再只是資訊（信息）乃因其遠超過人們所能吸收，處在「事實的年代」裡「需要的以及他們感到需要的，是一種心智的品質，這種品質可以幫助他們利用信息增進理性，從而使他們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許就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事情的清晰全貌」（Mills, 2000／陳強、張永強譯，2001：3）。Mills 指稱這種心智品質為「社會學

的想像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是被「記者和學者，藝術家和公眾，科學家和編輯們所逐漸期待」的想像力。

從 Mills 所述觀之，「社會學想像力」應是綜合觀察、評估與分析的認知能力，讓個人思維得以馳騁於經驗與社會現象間從而理解二者之關聯。如 Mills 所稱：

這種想像力是一種視角轉換的能力，從自己的視角切換到他人的視角，從政治學轉移到心理學，從對一個簡單家庭的考察轉到對世界上各個國家的預算進行綜合評估，從神學院轉移到軍事機構，從思考石油工業轉換到研究當代詩歌。它是這樣一種能力，涵蓋從最不個人化、最間接的社會變遷到人類自我最個人化的方面，並觀察兩者間的聯繫。(Mills, 2000 / 陳強、張永強譯，2001：5-6)

Mills 進而認為，「社會學想像力」亦使人們得對熟悉場域產生新奇感，不論正確與否均可透過反思與感受重新評估舊價值進而「給自己一個完整的總結，協調的評價和總體性的定位」(Mills, 2000 / 陳強、張永強譯，2001：6)。因而「社會學想像力」同時關注了歷史論與系統論(即總體性)，呼籲人們通過反思和感受自覺。

由此，「社會學想像」顯是社會科學研究者、記者、詩人必備的心智能力，唯有運用「社會學想像」才能擺脫社會哲學巨型理論如 Talcott Parsons 立基於系統論而發展之「社會互動理論」(social system theory)。但 Mill 進而認為這個巨型理論僅僅提出了具有普遍性之上層思考結構，有關社會秩序與權力的問題卻無法從其取得答案(Mills, 1959 / 張君玖、劉鈐佑譯，1995：68-83)，因此改而鼓吹較切社會實際的「社會學想像」：「在各種抽象層次之間穿梭往返，從容而不失清晰，這是有想像力與系統的思想家主要的特色」(Mills, 1959 / 張君玖、劉鈐佑譯，1995：69)。

在 Mills 理論中，「社會學想像」屬可自覺並亟需的心智能力，不但協助人們運用其所能蒐集的資訊發展理智以能在個人經驗與社會情境中正確地陳述現狀與問題，更有助於找出任何政策與制度的可能

對策，因之較 Parsons 之理論猶能彰顯個人與社會互動的本質。^[4] 根據 Mills，對個人生命位置與歷史情勢的評估應是充分瞭解周遭人事物的基石，透過「社會學想像」人們方得以理解個人與社會間之互動，亦能「掌握歷史和傳記，以及兩者在社會中的關聯性」（Mills, 1959 / 張君玫、劉鈞佑譯，1995：35）。

而如同一般社會科學家與詩人，記者在充分掌握「社會學想像」後當能擁有寫出佳作的心智能力，達到社會對一般作家的文化期許。記者亦可協助眾人定位現在如同定位歷史藉此理解自我與社會間的互動關係，乃因眾人在拿捏一己困境與社會議題時尤需「社會學想像」。如 Mills 所稱：「能夠認識到社會結構的觀念，並敏銳地加以運用，就能夠追溯各種形形色色情境之間的關係。而能夠做到這些，就是擁有了社會學想像」（Mills, 1959 / 張君玫、劉鈞佑譯，1995：40）。

本文認為，透過 Mills 所述可將社會現實與歷史脈絡的構連落實為可理解的經驗，反映了運用想像思維的結果。因而「社會學想像力」之功能應在讓社會學家們理解歷史與個人生活的歷程與關聯，此也當是新聞記者之專業能力，允許其在職場綜合觀察、評估與分析從而大膽推測、判斷內在想像，寫下類似前述之「馬吳配有譜？」報導。

二、想像與「馬吳配有譜？」新聞寫作

蕭靖慧（2010：21）曾經定義想像為「通過自覺的表象運動，依附原有的表現和經驗用來創造新形象的心理過程」，至於想像之作用則在聯繫現在心理活動與過去經驗的關係，可略分為「再造想像」與「創造想像」二類。引用彭聃齡（1998），蕭靖慧繼而說明想像與記憶的關聯：「想像雖然離不開記憶表象，但並不是記憶表象的簡單恢復，而是大腦在條件刺激物的影響下，對記憶表象進行巧妙的加工改造」（蕭靖慧，2010：22）。換言之，想像透過記憶與聯想作用而將「素材從其所在的表象系統中分解出來，再使用黏合、誇張、典型化、聯想等方式，將它們綜合在一起，經過如此的轉換和創作的過程，想像才能產生」（同上引：22）。

回應前述「馬吳配有譜？」新聞，蕭靖慧此說當能釐清新聞與想像的關係，即新聞記者在採寫現場將「素材從其所在的表象系統中分解出來」（如吳敦義記者會之施政報告），而後「加工、轉換與創造」（如轉換施政報告為吳敦義有意競逐副總統位置的報導）。

而依陳欄眉（1995：163），想像是對已有形象處理、重新組合後成為新形象的過程，Arnheim（1954）則定義想像為「把舊事物以新生命的姿態再現」，朱光潛另曾定義其為「回想或整合以往意象的心理活動」（以上均引自胡寶林，1986：121）。

沈堅（1988：109-113）進而將想像分為「再造想像」與「創造想像」，前者指嚴格的構思過程，受到人類思維活動的調節和支配；「創造想像」則有其重要認知意義，可超越個人的狹隘經驗範圍與時空限制而獲得更多知識。換言之，人們根據一定目的「自覺地」進行著想像活動，具有重要創造性作用且是創造新事物的「藍圖」。

李璞珉（1996：287）另也認為「再造想像是根據別人的語言描述或圖表說明進行的想像」，如聽聞、閱讀或紀實寫作時基於理解、記憶所浮現之「非現場所見」人物形象、環境形象。再者，「創造想像是非不依據現成的描述而獨立進行的想像」，並非憑空而來，如文學藝術新形象的塑造、科學研究、發明機器或如前述加工行政院長施政報告進而衍伸出其他議題等皆屬之。

簡珮如（2006：9）亦曾引用褚塑維（1988）與張春興（1989）後指出：

想像有變化舊觀念以形成新觀念的作用；

想像是知覺活動，屬心理能力的表現；

想像是整理組合記憶中之經驗與意向以產生新意向的心理歷程；

想像含括三種類型：

（一）「預期想像」（anticipatory imagination），如想像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或想像如何達成目的；

（二）「再生想像」（reproductive imagination，亦稱「記憶想像」或 memory imagination），如將整理以往經驗並組織使之重現於記憶；

(三)「創造想像」(creative imagination)，如人們在記憶中重組過去經驗並超越以往經驗產生新的構想，也稱「構念想像」(constructive imagination)。

從上述說明推知，記者在「馬吳配有譜？」新聞報導中的確運用了「想像」，且簡氏定義之「想像三類型」均曾出現於上述新聞寫作，不但呼應「想像不是意識中的偶然是意識的整體」之說(簡珮如，2006：20-21)，更也顯示想像促使記者實現自由意識、重現自身生活經驗、在意識中重組過去記憶、超越以往經驗產生新的思維與創意。

然而想像的心理機制十分複雜，一方面是記憶表象經重新篩選、組合、匹配後形成之新形象，另卻也是已有思維暫時再行聯繫、呼應與重新結合的過程和結果(陳金桂，1966；蔡琰、臧國仁，2010a，2010b)。而上引蕭靖慧(2010)與簡珮如(2006)之說除均肯定想像具有不同類型外，也同意其重點實在於轉換、改造、產出新構想。

綜合上述，除了無事實根據的虛構幻想外，符合社會學需要的構成性創造想像實是記者從採訪到撰述過程中既是「推理／轉換」資訊現象的心智過程亦是「結構／創造」符號意義的外在結果：「推理／轉換」指這種想像並非任意行動，「結構／創造」則指在構成思想的可能客體時乃由形式邏輯觀念支配，如寫作者慣將一己想像運用於新聞報導之擬人化與同理心。

然而誠如蔡琰、臧國仁(2010a)所稱，記者撰寫純淨新聞時若涉及數字(如人數、歲數、日期、時辰、金額等)以及人、地、事、機構等各式名稱或客觀真實間之關係時較難出現想像，^[5]一般新聞寫作中的推理、結構邏輯如何結合想像寫出如「馬吳配有譜？」新聞？本文認為，在上引「馬吳配有譜？」採訪寫作情境中，記者似對「可能相關的新事物」最常產生想像(如簡珮如所示三種類型的想像或聯想)，因而使其有意報導資訊超越了如吳敦義記者會的原有施政報告內涵，逕將現實表象轉換成未來可能發生之事。換言之，記者對消息來源的瞭解、預想見報後可能引發的人際互動以及效果都屬先行評估與預測，乃其下筆(或口述)時之現實推理所得。

三、想像與一般新聞寫作

馬春（2009）曾經否定記者可在日常報導中運用文學的虛構幻想，卻認為想像與新聞確有關聯且新聞必屬紀實報導，無干任何人、物、事件的虛構。此乃意味著新聞報導內容均屬確有其人、其事，五何（5W）的真確無誤是基本要求，而這正是新聞不同於虛構文學或幻想小說的差異所在。

馬春（2009：45-46；括號均出自原文）指出：「想像，心理學名詞。『想像是人腦對已有的表象重新組合建立新形象的過程』」，而「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導。按照新聞的定義來說，客觀存在的『新近發生的事實』是新聞的本源。新聞價值的要素首推的就是真實性，真實是新聞價值的物質基礎，真實是新聞的生命。那麼，在新聞寫作中能不能運用想像呢？」。

馬春接著舉出三例說明新聞寫作如何運用想像。透過第一例可知：

……在……這篇優秀通訊中，（記者）運用想像這一手段，追述過去的歷史，過去的往事，……把過去的歷史書寫得彷彿就在眼前一樣，他這種想像襯托了眼前新聞事實，交代了背景，使文章讀起來波瀾起伏，妙不可言，這篇文章是新聞通訊中的佳作。可見，新聞寫作中，用來交代背景，可以用追述式想像手法。（同上引；添加語句出自本文）

而在例二，馬春說：「這篇文章中，展開想像的翅膀，想像未來，想像祖國，想像全中國人民對志願軍和彭德懷將軍的深厚感情的一段精彩抒寫。這種預言式的想像抒寫，可以把未來的事情寫得彷彿在眼前一樣，補充豐富新聞所展現的生活畫面，以啟迪讀者，振奮人心」（同上引），顯示了「預期想像」之作用。

馬春繼而在例三發現：

除了追述式和預言式外，還有一種就是懸想式。懸想式可把事實上不一定存在的事物描述得如同真實一般。……在這個

段落裡，運用了懸想，「老人做了一個夢」，夢見了「龍」、「樂聲」、「跳舞」……。這個懸想，是作品中人物的懸想，這種人物懸想，使作品更豐富多彩，更有感染力。（同上引：46）

對馬春而言，新聞寫作顯示了「追述式」、「預言式」、「懸想式」等三種想像形式，與前節所引文獻提及之「再生／記憶想像」、「預期想像」、「構成／創造想像」若合符節。而馬春討論三個新聞個案後續而表示：「綜上所述，新聞寫作中想像這一形象思維的手段是完全可以運用的。想像這一手段運用得好，能使新聞打破平鋪直敘和死板拘謹，能使新聞多采多姿、栩栩如生，能使新聞強化主題思想和感情色彩」（同上引：46-47）。

當然，客觀新聞報導並不盡如馬春所論之「強化主題思想和感情色彩」，然而在其所言之「平鋪直敘、死板拘謹」與「多采多姿、栩栩如生」間的拿捏，想像是否扮演了某種功能或角色卻是新聞寫作的關鍵問題。不僅如此，當記者框限出某些線索實即意謂著它有「新聞價值」或指陳了它夠「新穎特殊」，但有無新聞價值或新穎與否並非專指事件本身，亦指其對記者（或新聞組織）而言是否有其價值或新穎（參見臧國仁，1999）。

另一方面，記者採訪時可能常有「預期」（想像），一旦發現「出乎意料」而認定事件新穎、不尋常（如上引吳敦義記者會出現「言必稱『馬總統』」）就會將此部分置於導言或新聞段落。而記者與受訪者之溝通（探詢）亦當視為想像的驗證，常隨著事件諸項新發展而調整問題之延伸方向與想像內涵，此點在新聞訪問研究中早有論斷（臧國仁、蔡琰，2012）。

章倩萍（1994）稍早之碩士論文亦曾延續 Stocking & Gross（1989）觀點，針對新聞記者如何建立採訪認知假設或目標有所著墨，發現其確在採訪之前就先行「分類」（*categorizing*，此稱類別假設），因而決定了事件屬性（如火災可能係意外事件、縱火、或名人葬身火窟等不同類型，各具不同屬性），續而對此事件的新聞價值（主題假設）、重要消息來源、事件的重要細目都有了初步想法，次則也對事件結果、

過程、情況有所臆測（結果假設）。即使事件落幕，記者仍會續對事件的含意、影響、未來演進均有推論（影響假設）。章氏因而在其研究結論表示，記者的認知系統在產製媒介真實的過程中扮演了第一層的把關角色，且非有這些認知假設就無法完成每日無比複雜之採訪任務。

以上章氏所述實也與 Keir, McCombs, & Shaw (1986: 222) 之著名新聞採訪教科書觀點吻合：「一個清楚的假設就像是（協助記者）穿越芸芸眾生的導航工具」（添加語句出自本文），即新聞記者常使用假設來引導採訪工作，或可稱為「故事線」（story lines，參閱 Parsigian, 1992）。

四、想像與劇本

Herman (1997) 曾討論寫作「劇本」（script）、「次序脈絡」（sequence）與「故事」，認為劇本是在特定文章的次序脈絡裡描述連續事件的結構，由許多事件的位置（slots）與可以填補這些位置的內容組成，彼此相互連結，而次序脈絡則影響整體結構和故事情節。換言之，劇本之作用即在將每個事件「格式化」，由作者預先確立事件位置，進而規範一連串定義為已知情況的待連結事件（Herman, 1997: 1050-1051）。這個說法與編劇事先多有「情節大綱」的情形一致，指證寫作者常依情節次序脈絡鋪排已知情況進而填補各個事件的相關位置。

Herman 進而指出，「理解」（understanding）是將所見所聞與其經歷過的行為與經驗相互印證，而知識的再現可謂是一連串有序、因果關係的行為，因而理解文本論述和執行複雜任務需要多個已經存在腦中的模式。同理，我們可以推知記者採訪例行事務後猶需寫出不同於以往的報導，其每天例行寫作乃依前述「劇本」與「故事情節」始能填補不同事件之次序脈絡（空隙位置）。

身為歷史敘事學家，Herman 所言之寫作劇本與位置與所需填補各位置的要件當也呼應了前節所引之「想像力」概念。本文因此認為，從理論而言記者運用想像力寫作是可能的、適宜的、應當的，只是在

遵守職業規範與新聞倫常時不同於虛構故事編劇而只能運用再造或記憶想像。

針對這個問題，陳安駿、臧國仁（2011.07：15）曾經指稱：

……新聞並非不容想像，相反的，記者從思考事件、構思作品、撰寫報導文本在在都須不斷想像，只是運用上與其它文類不同。……雖然新聞寫作不能像其他虛構文本那般恣意馳騁，不過從記者如何面對發生的事件一直到寫出報導，過程中離不開想像。思維（思考）是人腦對客觀事物的間接和概括反應，新聞寫作主要運用的就是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括號內文字出自原文）

引述季水河（2001）之說法，陳安駿、臧國仁（2011.07）認為抽象思維即邏輯思維，是在認識過程中借助概念、判斷、推理以顯示事物本質，這種邏輯思維主要運用於決定新聞價值、選擇新聞題材及主題。形象思維在新聞中則指記者將素材整理、加工以構成完整新聞形象所需的思考力，在形象思維過程中有寫景、有想像也有作者的感性。

從以上理論或實際案例均可說明想像在認知與寫作過程的可能角色。接下來要問，除了「馬吳配有譜？」所示之報導案例外是否還有其他新聞得以分離客觀真實與記者想像？若有，新聞文本係以何種方式顯示記者的想像？其次，記者如何運用想像、對新聞寫作有何啟示？

肆、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問題

延續上節，本文旨在探討新聞記者是否及如何運用想像，乃因想像素被視為思維能力，是將已有表象或客觀事物反映在大腦，接著按照一定要求或方式針對此形象進行加工、改造從而建立新形象。

從上節所舉理論與實例可知，新聞工作者的確可能如前引「馬吳配有譜？」案例而運用了非虛構或恣意創造的想像，亦即記者本於客觀真實來加工、變形、填補、延伸或以某現存「劇本」方式結構了新

聞文本。接下來，我們尚得追問新聞記者在推理、判斷的寫稿過程中是否也曾運用想像，其透過文字顯示思維之「加工」情形如何，又如何成立現實的「新形象」？簡而言之，本文研究問題為：（一）新聞中是否得以分離客觀真實與記者想像？若可，則 1. 客觀真實為何？ 2. 想像加工出的新形象為何？ 3. 加工方法（如新增、變形、延伸、填補、「故事劇本」）為何？

若上述問題（一）有解，本研究將進行研究問題（二）之討論：（二）記者如何運用想像、有否類型、流程或行為劇本？

二、定義「想像」

從前述文獻觀之，「想像」固是天馬行空胡思亂想（如「幻想」）卻也是在客觀事物影響下針對舊形象加工改造而形成之新形象心理過程，既是人類思維活動也是天賦能力，使人們對客觀形象得以修正、更新並產生超前於客觀真實；此時，想像當屬臆測、推論等「預期想像」與構念式之「創造想像」。

根據新聞記實原則，記者原不應出現屬於想像範圍的「推論預測、加工改造」等「創造想像」，至於是否有「再生／再造或記憶想像」（如依受訪者之說明、描述而進行想像並落筆於新聞報導）則有待觀察。

三、取樣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第一步（見下節）先以立意抽樣選取新聞（即 2011 年 7 月 24 ~ 26 日挪威首都奧斯陸恐怖屠殺新聞）以討論記者想像議題，其次致送線上記者問卷一份以調查其工作中的想像議題，試圖釐清是否及如何運用再生想像與創造想像。

選取此則「奧斯陸恐怖屠殺」事件旨在觀察研究問題（一），乃因該新聞曾是該時期震驚國際之恐怖事件，各新聞媒體連續數天皆曾以首版大篇幅報導，第三天甚至出現「新聞之恥」標題，適合順著陸續揭露真相的報導逐一比對事件經過以瞭解是否摻有記者想像（即本研究主旨）。^[6]

藉著精讀多篇刊於多報之新聞報導，本研究試從文本尋找與記者想像相關之觀念與事物（參閱夏春祥，1997；管倖生，2007），閱讀與詮釋過程中針對新聞故事脈絡與文字語境或有主觀闡釋，故力求文字或語意的證據後始才分析、討論。閱讀與分析文本程序步驟包括蒐集《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7月24～26日連續3天新聞，從每天第一落所有版面中挑選出所有相關新聞，精讀每篇文字並挑選符合「想像」定義的文字或段落以能討論研究問題（一）。

隨後本研究另以問卷方式調查國內記者的想像面貌，^[7]經由兩位線上記者協助取得平面與電視記者名單共發出問卷55份後有17位記者以電子郵件寄回（約為31%）。問卷發送前曾先經前述兩位線上記者試填、修改，一位服務於《聯合報》，一位服務於TVBS。

伍、研究發現

一、文本分析

如前述，本文研究問題首先探問：（一）新聞中是否得以分離出客觀真實與記者想像？若可，則1.客觀真實為何？2.想像加工出的新形象為何？3.加工方法（如新增、變形、延伸、填補、依據現有「故事劇本」）如何？

作者們觀察到「挪威爆炸案」發生後台北各報皆以大照片、一天以上連續時間、全版彩色處理並配以表格與圖示。新聞多是譯電，另有綜合外電報導，但各報轉載照片雷同、新聞內容相似且均以圖文新聞大篇幅處理，又以《聯合報》報導或追蹤這則新聞時間最長、數量最多（34則，《中國時報》18則，《自由時報》13則）、版面最大（共計約6個全版，《中時》總計4.25全版，《自由》總計3.75全版）。由是，以下改以《聯合報》編譯（部分出自《中央社》稿）或報導之恐怖事件3天（24～26日）文字新聞內容為討論重點。

首日（2011/7/24），《聯合報》頭版報導挪威一日間兩處恐怖屠殺造成92人死亡。新聞以「從天堂墜落地獄」譬喻當天的挪威，屬運用「想像式」文學修辭；挪威總理史托騰柏格也以文學修辭「難以形容的悲劇」隱喻兩起攻擊（此新聞未附）。

我們固未讀到記者或編譯的「想像」，但確在此觀察到多處使用「是」字，顯係記者／編譯肯定事實的代稱，如「兇手布雷維克是有機農夫」。「是」在語意上不同於「自稱是」和「可能」，^[8]後者在報導事實時較能容許作者和讀者對未來事件產生某種「轉圜」，乃因此類「推想」（或「延伸」）日後有可能被證為「不是」（見下段）。

另從該日二版4則新聞則可發現「聯想」、「可能」、「預料」等字句，顯示記者撰稿或編譯譯稿時係依事實而來的活絡思維活動，而「尚待查證」、「似乎是」、「或有」等尚未形成事實的事件也屬新聞紀實寫作範疇。^[9]

該報同一天第三版全版共3張照片、1張圖示（犯案地點）、4則文字新聞。有兩篇文字新聞充滿引發讀者想像（蔡琰、臧國仁，2010a）的動作、形容詞、視覺對象、聽覺對象、空間描述，讀來栩栩如生猶如記者親臨現場實境。^[10]

另如《聯合報》柏林特派員陳玉慧所寫「年輕人天堂 瞬間化為恐怖煉獄」出現一些值得注意的文字和語意。新聞第四段：「挪威警方表示，此事與早先懷疑的伊斯蘭教攻擊無關。……顯示出挪威警方的警力和經驗或許不足」（底線為本文所加），此處之「早先懷疑」是被證實的錯誤推測（或認知、想像），如不屬撰文記者則至少出自警方；「或許」則應是警方或記者對整件事的評斷式想像。

其次，該新聞最後一段：「挪威一向是歐陸民主和自由的典範，但是布雷維克的毀滅行動，也許會喚醒更多極右仇外的勢力，激起挪威社會的分裂，布雷維克其實是挪威社會長年以來一直都有的極右病徵，現在病情惡化了」（底線均為本文所加），顯示92位受難者（大多是無辜青少年）犧牲後，「有可能」反而團結了原本就是民主自由的典範社會。

即以此例觀之，記者本於客觀真實（如「挪威一向是歐陸民主和自由的典範，但是布雷維克的毀滅行動」）來加工、變形、填補、延伸（「也許會喚醒更多極右仇外的勢力，激起挪威社會的分裂」）或以某現存「故事劇本」來結構新聞文本應屬想像思維之活動（「布雷維克其實是挪威社會長年以來一直都有的極右病徵，現在病情惡化了」），由此或可回應研究問題（一），即新聞報導內容的確可以分離出客觀真實與想像。

另例如下：《聯合報》次日（2014/7/25）頭版、四版使引用大屠殺兇手布雷維克的「宣言」，敘述其以9年時間寫成「二〇八三：歐洲獨立宣言」，係其（兇手）想像、策劃的「理論和實踐」，^[11]不屬記者想像範疇。第五版新聞則有「疑似」、「假設」、「可能」、「值得觀察」等字詞，^[12]顯示此乃記者依專家所言或採訪寫稿時之想像思維活動。

雖然新聞引用警方對肥料製作炸彈「不願回應」、「不願向媒體證實」、「仍不清楚」等語因而顯示炸彈來源、製作與引爆方式均未證實，撰稿記者仍依1995年美國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兇手背景而稱兩者「有相似之處」，^[13]係以「化學肥料與燃油混合」製作炸彈，從而反映了記者的確「填補」、「延伸」客觀真實。

恐怖攻擊案第三天（2011/7/26），標題為「血案第一天直指穆斯林『新聞界可恥的一天』」是篇值得討論想像的案例。譯者陳正杰（《中央社》記者）指出，布雷維克血腥謀殺事件發生後挪威當局未在第一時間懷疑任何組織，但「全球媒體最初的報導卻把箭頭指向穆斯林」，因而在證實兇手是挪威本土極右派反穆斯林分子後業已引發「一片檢討指責聲」，美國布朗大學歷史學者席娃·巴拉吉甚至指出：「挪威悲慘的一天，也是新聞界可恥的一天」（陳正杰，2011.07.26）。

陳正杰譯文舉出的「新聞界可恥」之例應是國外記者甚至媒體機構的想像：「以報導聳動新聞著稱的英國《太陽報》23日頭版全幅標題是：『凱達大屠殺：挪威的九一一』」。即使兇手布雷維克是金髮白膚的挪威人，該報紙新聞卻仍補述：「官員認為這名男子可能是『受凱達組織吸收的本土人士』」、「兇嫌布雷維克可能已改信伊斯蘭教」、「一般民眾在聽到大型恐怖活動時想到凱達恐怖組織，並不奇怪」（陳正杰，2011.07.26）。

這則新聞顯示其內容並非譯者陳正杰的想像，卻是外電媒體融合事實與想像的具體案例，將大規模屠殺套上對「凱達組織」偏見的既有劇本，想像出了「新增」、「變形」的偽事實。回應前述研究問題，新聞是否可分離出客觀真實和記者想像部分，答案應是肯定的。

若新聞確可分離客觀真實與想像，則1. 客觀真實為何、2. 想像加工出的新形象為何、3. 加工的方法如何（如新增、變形、延伸、填補、

依據現有「故事劇本」等）？本文認為，以此挪威恐怖爆炸及槍擊案為例，研究問題（一）1. 所稱之「客觀真實」包括人物（兇手）、人物的背景、犯案動機、行兇過程、刑責、社會反應。研究問題（一）2. 加工出的新形象則包括挪威未來反恐、加強治安、警力訓練的藍圖，甚至整個歐洲未來右派勢力的增強、歐盟各國政治人物不敢輕忽右派勢力等。讀者們從新聞裡甚至發現「用肥料製造炸彈」可行，也閱讀了兇手所寫「小說電影般情節」的「聖殿騎士二〇八三」文明戰爭故事。

至於研究問題（一）3. 之「加工」方法包括「新增」：把布雷維克跟「凱達組織」並論；「變形」、「延伸」如報導布雷維克對未來「聖戰」的想像；「填補」、「依據現有故事劇本」則如套上了伊斯蘭、恐怖組織、九一一攻擊情節。

二、問卷調查

確定上述研究問題（一）後，本文繼續探討台灣記者在新聞工作中是否及如何涉及想像。問卷先提問了兩個一般性問題，由受訪記者自行填答他們認為之「想像」為何，且其日常生活的想像經驗為何。

根據 17 份回答問卷所得，對記者而言，想像的意義與文獻所述差異不大，如認為「想像」不是真實發生的事件或情形，而是生活或例行活動中對某些未知或已知人事物的外貌、特徵、狀態等「腦內補完」或是腦內圖像，更也是針對某人之習慣或對事件的經過、發展與結果的預設與推測。這些填寫問卷之記者認為，想像受到過去經驗或常理影響，會預先產生某種印象，而當想像跳脫慣性巧思成為不真實、天馬行空的杜撰時則與事實落差極大。

問卷中較具代表性之想像定義回應如：「在意識中具體化或加工改造成新形象」（編號 3）、「尚未發生、人先行杜撰未來可能發生的狀況、憑空臆測所產生的情景」（編號 5），以及「沒親眼見到，只能藉由別人對這件事情的描述、形容所做的猜想」（編號 16）、「缺少確切的事實依據做基礎，依照手上掌握的資料做前因後果的推斷，或是憑空捏造出情節」（編號 12）。

根據回答問卷的記者，現實生活中的「想像事情」包括：「想像明天大約什麼時候我人會在哪裡做著哪些事情；還沒買房子，但是在腦海中構思理想房屋內部陳設；還沒到過一個新地點，先猜想當地狀況可能會是甚麼情景；從店家的菜單想像食物上桌前會是什麼味道，或從電影的名稱卡司想像電影好不好看」，顯示記者日常生活的確具有如前述之「預期想像」（引自編號 2、3、6、7 所填問卷）。

而當記者「無法確定一件人事物的真實面貌，就會下意識用想像……」（編號 12），「例如發生車禍時，我們形容傷者被撞飛三公尺遠，倒地不起。因為車禍發生是過去式，我們沒有親眼見過整個過程，我們只能聽親眼見過的人的描述、形容來猜想事情是如何發生的」（編號 15）；以上兩例足可說明記者使用之想像實屬奠基於理解、記憶而產生的「再造想像」。

確定記者對日常生活中的想像情景與真實社會、現實情境有明確區分後，研究者接續提問了兩個敏感問題：「您自己工作時，曾依據眼前真實客觀現象進行某種『想像』活動嗎？若有，請舉例說明經過及情形」以及「您有否觀察到其他新聞工作者在採訪工作或蒐集資料過程中，曾出現『想像』的情形？」。兩者除互補外，差異在於前者試圖讓填寫問卷記者從個人主觀經驗講述採訪時的想像，後者則從客觀角度報告其如何觀察其他記者運用想像的情形。

結果發現，17 位記者中有 15 位提供了工作中的想像經驗，僅有一位簡單填答「沒有」（編號 15），另位則寫「沒有，因為我很菜，只敢寫我看到、問到的東西，不敢自己進一步詮釋，或者是說，還無法參透眼前這件事情背後代表的義意」（編號 8）。

至於記者們有否客觀地觀察到「其他新聞工作者」的想像，則全數提供肯定回答，如：「曾有」（編號 3）、「有」（編號 1、5、6、8、14、15、16）、「常常出現／很常見／常見／經常／很多時候」（編號 2、4、7、9、10、17）、「太多了」（編號 13）以及：「新聞工作者都需要些想像」、「每個新聞工作者在採訪工作或蒐集資料過程，都會運用想像」（編號 11、12）。

從上引記者們從工作經驗或觀察到其他記者運用想像的例子可知，「再生想像」在新聞日常工作中最為普遍，可定義為「根據別人的語

言描述或圖表說明進行的想像」，如聽聞、閱讀或紀實寫作時基於理解、記憶而浮現之「非現場所見」人物形象、環境形象等。

「創造想像」則是不依現成描述而獨立進行的想像，如文學藝術新形象的塑造或加工而衍伸其他議題等（如從吳敦義施政報告記者會衍生出問鼎副總統寶座新聞），較少出現。而未被填答問卷的記者們定義也未被他們預期普遍發生的想像是「預期想像」，指想像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或想像如何達成目的。

首先，記者自述個人工作經驗中「預期想像」的例子不少，如：

採訪時面對初次見面或認識不深的受訪者會因他言語中流露出的訊息，或是他對特定事情的立場，甚至是穿著打扮，不自覺『想像』對方平常是一個怎樣個性的人。這些想像常會成為往後選擇受訪對象時的依據……。（編號2）

以及，

一日上午新北市平溪區驚傳礦坑倒塌壓死礦工的意外，我開車衝上平溪時，一路想像到底是怎樣的情形，一到現場發現警方封鎖現場，媒體無法接進礦坑，因此只能靠警方、倖存礦工的說法，想像當時情景，再進行查證。（編號6）

「預期想像」最與「劇本」相關，而運用預期想像出現的錯誤例子也有。如：

在採訪的時候，經常是看完報紙後，去採訪立法委員對某些議題的看法，在採訪前就會去想像，哪些委員對於該議題會有辛辣的說法，不過有碰到過跟自己設想結果不同的情形。（編號1）

而「創造想像」之例在記者自述想像經驗中較少，僅出現兩案。如：

因為主跑警政，所以當社會新聞發生時，如果獲得資訊過少，就會運用想像去套出事情的原貌。案例：日前警方跨轄，提搜索票去逮捕正在開毒趴的毒蟲，查獲千斤K他命，且毒蟲清一色多為男性，以高級轎車代步。當時警方人、事、時、地、物等資訊，都有提供給記者，但記者都會發揮想像，問出如：男生都帥嗎？有同志傾向？毒趴有查獲其他東西？有沒有女生在裡面？緝捕的時候，警方都在外面幹嘛，守多久，很緊張嗎？猜拳決定誰進去？等問題。運用想像，說不定就有意料不到的內容出現，增加新聞的分量，或是找出新切點。（編號 11）

我在工作的確大量運用想像，以處理社會案件為最。警察破獲一案件，他通常僅口述案發經過，但許多太過私人的問題，或他認為不重要的線索，他就不會特別多問，記者卻必須追根究柢，可是從警察這得不到答案，警察也許會告訴我他的想像，或是我必須從僅有的線索中，靠自己想像拼湊完整的案發經過。另外，也是經過自己先自行想像，才會問問題。如警察說「今天有人燒炭自殺」，我根據過去採訪經驗，就會問「是久病厭世、有憂鬱症、積欠債款、情關難過等原因嗎」。（編號 12）

整體而言，「創造想像」例子雖少似卻輔助著記者跳脫眼前現象並因此得以問出關鍵問題。

記者「再造想像」的例子最多，約占一半（8例，共15例），也浮現諸多「劇本」影子，如：「憑空想像沒有過，但『配合報導』倒常發生。如美國發生某某重大事件，長官會交待寫篇如果台灣碰到相同狀況，應該如何因應的配合報導」（編號 13）；「如法院判決書中，法官使用的文字，會在我們在腦中打轉，想像成一幕幕畫面，如離婚案件，妻子指控丈夫晚上睡覺打鼾，讓她不堪其擾，我們就會在腦中自己演了一齣戲，最後化為文字報導」（編號 7）。又如：「去年美國職棒 MLB 的某場洋基隊的比賽，洋基球員以撲壘的方式滑上一壘，這球後來攸關整場勝負，我在寫新聞時就想像了這位球員撲壘時的想法」（編號 4）。

透過以上諸例可知，記者思維之預期、再造、創造等活動經時間延展而陸續發展出不同類型的想像，甚至時有綜合交會。如記者自述：「『想像』活動較常發生在政治人物密會時，有時是因為記者是事後才知道，想像在 2011 年 5 月，蔡英文未宣布副手時，密會彭淮南，當然會被外界捕風捉影，認為她是為了詢問彭淮南是否願意一起搭檔 2012 正副總統而來！」（編號 16），顯然這個例子融合了「預期想像」（政治人物密會）、「再造想像」（密會彭淮南）與「創造想像」（搭檔正副總統）三種思維。

然而記者「捕風捉影」仍應「有所本」，如表示：「……透過自己過去的採訪經驗去推斷、推論，……透過各種管道資源，以含糊的線索〈有時候是消息來源不便明講，但會給予一些條件讓記者可以去推斷，如年資幾年、或是曾擔任什麼職位、性別等〉來想像……」（編號 1，括號內出自原記錄），只是事前想像中的推測不一定是事後的「正確判斷」而已。

記者們雖多承認曾在工作中廣泛地運用了想像，此卻不代表不懂拿捏，如：「從事紀實工作的想像，無法天馬行空，有所限制，通常必須仰賴其他消息來源或各類資料的拼湊，以最貼近現實的方式來『想像』，否則很可能淪為『胡亂報導』」（編號 1）。或者，「運用想像力最重要是必須要有根據，一定要對背景或人事有基本了解，不能天馬行空亂想，garbage in 只會 garbage out……」（編號 17）。

此外，填答問卷的記者也全數回答了的確曾經客觀地觀察或注意到其他記者運用想像，包括兩位選填記者認為編輯、長官運用想像較多、更多，尤在下標時（編號 2、11）。另有一位寫說：「同業間常戲稱某位記者是『小說家』，言下之意該名記者在採訪寫作或搜集資料時，經常在不願具名的消息來源中，添加過多個人的想像」（編號 2），顯示想像行為的確存在於記者們的日常工作思維。

我們也發現，在記者們對其他記者運用想像的現象觀察和報告中缺席了創造想像卻多了預期想像，此點可能出自觀察時沒有「創造想像」的空間，或因報告其他同仁的表現多了理性推想。回應中出現數個意思重複的例子，除開八卦報紙「看圖說故事，自己編故事」（編號 13）外，想像工作大略可看出包括添加、補充、拼湊一己意見等；

「……同業未實際到現場，憑空想像事件發生情景，並添加根本不知道有沒有發生的情景，還添加當事人可能講的話」（編號 6）；「有部分新聞工作者，會根據對受訪對象的了解，用 XXX 表示「XXXXXX」的方式，自行想像對方回答而補充在自己的寫作中」（編號 5）。

在報告別人工作時的想像時亦曾出現數次「猜測錯誤」案例，如指出報導「不免有時候會失了準頭」，「採訪時也會運用想像問問題，有時候就會遇到受訪者說『欸，不是這樣』的窘境」，以及「往往想的跟實際上有的卻都差很大」（編號 7、12、14）。不過因想像撰述新聞卻大有出入的最具體案例應是編號 9 的回應：

其他新聞工作者的想像，通常大部分都在其腦中進行，因業務相關，未免破壞職業倫常，大多不會過問。但常見的情況是，見報後隔日，各家媒體敘述內容皆不相同。請上網搜尋 2012 年 02 月 03 日新聞，

《自由時報》標題：『〈搶男友被教訓？〉少女遭性侵 半裸棄置公墓』。

《蘋果日報》標題：『毒蠍女 擄情敵供男性侵』。

《中國時報》標題：『少女被性侵 剝光丟淡水街頭』。

歡迎仔細比對新聞內容，其他兩家與《自由時報》的差異，應可一窺想像在新聞應用上的毛皮。（編號 9）

在關切記者寫稿是否有特定「劇本」時，我們也發現其確是一般常見撰稿策略，9 位記者分別提供了肯定答覆（編號 1、3、4、6、8、9、10、11、15、17），坦承「寫作前，腦中已經會有編排……，在採訪時，會先運到基本資料，讓稿子有一定基本的內容，再運用想像，去問出有趣的情節」（編號 11），或者表示：「寫作時為了完整的故事陳述，在一些未完結的新聞事件，常會套上一些制式的結尾」（編號 1）以及「記者寫特稿、分析稿時，一定是先有定見、故事骨架」（編號 8）。

而記者運用的「劇本」也不盡然僅是寫作大綱、方向和脈絡，而也包括了對完稿的預期，如「記者寫作前，就會根據現有的訊息，想像新聞寫完之後的模樣和影響」（編號 15；此點與前述章倩萍〔1994〕

所述之採訪認知假設或目標接近)。其他記者對寫作腳本的回應包括：「的確會先預設狀況，比如說某一球隊在贏球後可以問哪些問題，甚至可以先找好一些背景資料。如林書豪的比賽，就可以想像他和對手後衛可能的交手，並在比賽期間特別注意兩人的互動和表現」（編號 4）；「記者採訪前多會先在紙上或腦中擬好訪稿；為了節省採訪後的撰稿時間，擬稿及準備過程中自然也會先想好採訪文章的報導脈絡，對於採訪結果可能也會有既定想法，甚至會想好如果受訪者給予了什麼答案，可以再繼續追問什麼樣的問題」（編號 10）。

由此即可觀察到記者之寫作劇本形式似多為預期想像，「下筆前也會先想像受訪者會說什麼話、現場畫面和資料」（編號 15），「跑類似新聞久了自然就知道大概要問哪些問題，心裡也想好對方的回答，有時候問只是為了再確定自己想像無誤而已」（編號 12），又如「我在設定採訪議題時，幾乎都會設想幾種可能的情景，有點類似議題設定」（編號 6）。

陸、結論與討論

本文分析、觀察想像如何作為人類本能思維以及如何在記者寫作中輔助新聞報導。透過分析連續 3 天《聯合報》刊載的挪威恐怖殺人事件，作者們觀察到國內外記者和編譯的確常在新聞裡加入了想像，如《聯合報》柏林特派員陳玉慧所寫「年輕人天堂 瞬間化為恐怖煉獄」新聞最後一段，以及中央社譯者陳正杰「血案第一天直指穆斯林『新聞界可恥的一天』」有關英國《太陽報》歸罪穆斯林等案例皆然。

其次，透過 17 位線上記者們對想像議題的回應亦可推知其運用想像的時機、方式和類型。簡單來說，記者係以「再造想像」和「預期想像」為主，「創造想像」相較而言較少。研究也發現，新聞寫作時的劇本概念容許了採訪求證後的加工，包括修改、延伸、補充新聞內容。

以上研究發現可整理如表 1。

本文從前引 Spencer (2002.07) 以及 Mills (2000 / 陳強、張永強譯，2001) 「社會學想像力」理論出發，認為新聞記者的反思、想像與創造活力俱是促進社會思維進步的動力，而文獻查閱過程中也蒐集

表 1：記者現實與想像之對照

	客觀真實		想像（客觀真實的填補、延伸、劇本等）	
	事實（facts）	預期（anticipatory）	再生／記憶（reproductive）	創造（creative / constructive）
		未來可能發生或如何達目的	整理、再組織以往經驗	超越以往經驗產生新構想
國際案例 （2011 年挪威恐佈屠殺）	當事人名、國籍、時間地點。刑責。	激起挪威分裂。未來加強反恐。歐盟不敢輕忽右派勢力。	凱達組織。製造炸彈及行兇過程。	穆斯林攻擊。挪威的 911。
台灣情形 （調查結果）	車禍。警方搜索毒趴。球賽。政治密會。	受訪者平日個性。林書豪與對手後衛交手。哪些委員對哪些議題會有辛辣說法。	被撞飛三公呎倒地不起。球員撲壘情形。運用基本資料讓稿子有一定內容。	毒蟲的性傾向。蔡英文找彭懷南搭檔參選。添加當事人言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到一些如馬春、季水河等人所列善用想像的案例。本文因此認為，記者觀察、分析、統整、推理、判斷新聞事件後，若其腦海中「聯想、想像」之「大膽預言」得能求證成真則是獨家或具新聞鼻之屬，但若事後證實為否則是笑話兼被責罵為可恥的對象，因而當可推知「想像」在記者們就事實小心求證後恐仍偶如脫韁野馬地現諸新聞文字，不得不察。

另一方面，本文亦認為朱小明、卓佳萍綜合報導：「挪威恐攻炸彈 兇手用肥料做的」一文的確展示了記者想像的心理過程與結果。即使記者們注意到警方對所有可疑的猜測表示「不願回應」、「不願向媒體證實」、「仍不清楚」，仍得寫出一則則新聞並將之如事實般地刊載，值得後續研究繼續觀察。其次，本文蒐集並分析之案例限於數量無法推測新聞寫作運用想像的過程和結果究竟多麼普遍，也是日後其他相關研究可以繼續觀察之處。

總之，如圖 1 所示，新聞記者報導工作既有紀實與想像成分亦有劇本與推測，兩者皆屬重要內涵且無可偏廢，乃因紀實屬組織行規而想像則係人之常情（臧國仁，1999）。一般而言，新聞工作者本於組織常規所限須以其觀察所得據實撰述，但又無可避免地在此過程中產生各種形式之記憶聯想或延伸想像，因而將所見所聞透過修辭加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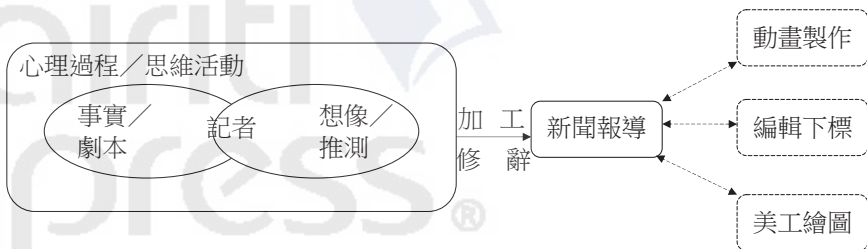


圖 1：記者想像與新聞報導間的可能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其他可能受到想像作用之新聞工作項目，因未在本文討論之列故以虛線表示。

原有劇本而成為新聞內容，包括來自記者記憶的再造想像和預期推論。但無論來自消息來源或記者，新聞工作者面臨突發事件（如挪威恐怖殺人事件）時尤常使用不確定修辭以反映其想像所得。

本文從理論辯證想像思維實無法與記者工作流程脫離，並不代表作者們鼓吹記者要在新聞寫作中學習虛構幻想並置之於新聞報導，反之本文認為新聞工作者運用想像時宜謹慎以免出錯。蔡琰、臧國仁（2010a）稍早曾為文挑戰新聞與想像必須對立的觀點，研究發現新聞文字中有關人地事物、日期、數目等資訊報導較不引起閱讀者想像，形容詞、細節描述、感官／空間／生命經驗等說明則常易引起閱讀想像，且不同閱讀者對同樣新聞描述之想像不同。蔡琰、臧國仁（2010b）續以「新聞的真實建構」與「敘事本質」兩者為論述「想像」與「創作性想像」的前提，設定新聞乃通過文學方法而將真實事件置於語境並以語言或文字符號溝通的故事，而「真實故事」始終在人們的腦海和語言符號中擺蕩，一再尋求意義上的定位，也一再試圖把握主流言說或替代故事間之平衡。

此外，本文亦無意鼓吹新聞除客觀事實外俱為想像，實則依本文分析所得可知（包括文本討論與記者訪談所得），新聞報導常虛實摻雜，此或非記者之誤而得歸之於「語言」本就是建構之物（翁秀琪、鍾蔚文、簡妙如、邱承君，1999；鍾蔚文，2004；鍾蔚文、翁秀琪、紀慧君、簡妙如，1999），即便記者們熟悉客觀義理，卻因撰文猶須透過語言（文字）之有限功能再現其意而難免「加工、變形、填補、延伸」思維活動；此乃常態。

未來研究猶可針對如圖 1 右邊所示之其他新聞工作者如何「據」記者報導之「實」撰寫標題（見編號 9 所舉性侵例之三家報紙標題）、繪製意象圖（陳百齡，2007）或甚至製作動新聞（江靜之，2010.07），進一步思量想像在新聞產製過程所扮演的功能與角色。

本文受限於第二階段之問卷調查係以匿名處理，無法得知回答記者之背景與工作機關，因而分析時難以區辨平面媒體與廣電媒體記者之想像是否有別，未來研究或可針對此點深究（參閱 Ryan, 2004）。其次，記者的性別、年齡、經驗、負責路線、工作職務等是否或如何影響記者報導新聞時的紀實與想像，也是本文未及處理之處，因而無從推論不同記者之想像是否產生相同結論或甚至新聞記者之想像是否有其與常人不同之邏輯，另如新聞的紀實與想像的界線議題均有待未來繼續深入鑽研。第三，就本文選用之理論、文獻、研究方法及研究發現而言，記者運用想像的過程相當普遍，運用想像的結果也難避免。但因本文未曾分析刊載於報紙或電視的新聞稿，建議日後研究可注重關切新聞寫作運用想像結果的普遍性。

如馬春（2009）所言，客觀存在的「新近發生事實」乃新聞的本源，亦即新聞價值的要素首推紀實。本研究發現記者並非不能區分客觀現實與想像，但下筆時的角度選取與文字拿捏卻使同一新聞人物事件時有呈現出無趣呆板的新聞或栩栩如生如臨現場的不同效果。新聞教育實應以本文為參考，慎重面對記者如何主動積極運用其與生俱來的想像思維能力，如在採訪之前透過「預期想像」協助掌握事件的可能來龍去脈，俾在抵達採訪現場時即可運用提問及推理之能力，聚焦於重點、新聞性並如實查證。

其次，擁有「創造想像」當能協助記者跳脫眼前現象，透過關鍵問題獲得深入真相的機會。最後，「再生想像」實是記者運用最多的思維表現，顯示了整理與再組織過去歷史記憶與眼前現狀乃是記者認知與寫作構思的基礎，充分運用「再生想像」即能促使採訪寫作出現不同角度。

從歷史發展中不難看出國外新聞人員如何在過去兩個世紀裡不斷周旋於文學上的紀實與想像之辯（Keeble & Wheeler, 2007），而在紀實工作中若能練習如何面對不同時機與場合運用不同類型的想像，當可協助記者找到出乎意料的內情，掌握新聞切點以處理新聞重點。

本文所得當對新聞教育有所啟示，足以顯示新聞訓練中理應包含區分「客觀真實」與「想像」之能力以免摻雜、混淆。本文亦反映了「想像」對新聞工作者而言實難避免，如何預防（並助其區辨）其受到消息來源（尤其政治人物）提供具有想像空間之訊息，實有重要性。

註釋

- [1] 本文所稱之「想像」類似認知心理學之術語「基模」，可定義為一組以命題形式呈現而意義接近的心智結構，用以觀察及詮釋外在事物、事件或情節，常以連結態式儲存在長期記憶（Bartlett, 1932）。在傳播領域，臧國仁（1999：27）曾延伸 Goffman（1974）之「框架」概念，認為其是「人們解釋外在真實世界的心理基模，用來做為了解、指認以及界定行事經驗的基礎，人們倚賴主觀認知中的框架來組織經驗、調整行動，否則行無所據、言無所指」。吳翠珍（1994：6）整理相關名詞後認為，「所謂的基模理論，主要是研究知識在人類心智能力上是如何架構呈現，而知識與知識間又是如何再現與相互借用、轉換」，因而強調框架、基模等概念意涵相近，但其未曾論及想像與此些概念是否亦可互用。
- [2] 本文所引 TVBS 新聞均取自 2011 年 5 月 20 日，陳薇如報導（主跑總統府）：http://www.tvbs.com.tw/news/news_list.asp?no=yuhan081120110517175533）。記者會之提問記者與 TVBS 撰寫報導記者可能並非一人，此處並未考量兩者關聯。
- [3] 依一般新聞運作常規，新聞記者極有可能在吳敦義召開記者會之前即已耳聞「馬吳配」之傳言，因而才有此「節外生枝」之預期想像並特別注意前引「吳敦義言必稱『馬總統』，回答一個問題，提到馬總統高達 14 次……」。但因本文並未訪問報導此文之記者而不應擅加推論，僅以此為本文討論起點而非分析重點。感謝匿名評審提醒。
- [4] 詳見 Mills 對 Parsons 的理論批判（Mills, 1959 / 張君玫、劉鈞佑譯，1995：31-85）。書中討論並批判眾多社會學理論，有關社會互動部分以第二章對 Parsons 理論的說明和駁斥與社會學想像最為相關，已將社會現實與歷史脈絡的構連落實到可理解的經驗。

- [5] 此處所稱「客觀真實」借自「新聞正確性」(news accuracy) 研究所稱之「客觀錯誤」概念(羅文輝、蘇蘅、林元輝, 1998: 279), 指「人名、職稱、年齡、數字、地址、地點、時間、日期、引述、文法、拼字等有違反事實的錯誤」, 係相較於「主觀錯誤」專指「意義上的(解讀)錯誤」。換言之, 本文認為「獨立於個人經驗之外, 無須驗證即以常識(common sense)或事實(fact)之態出現」, 如上述人名等即屬「客觀真實」(臧國仁, 1999: 55)。
- [6] 本文在研討會報告時曾蒙評論人指正國內亦有眾多重要事件(如「媽媽嘴」、「白曉燕」等), 但因本案執行期間(2011年暑假)之最大新聞即屬本案, 且考量第二階段需廣泛致送問卷, 為避免送達主跑任何相關事件之國內線上記者, 因而逕以國際新聞為觀察對象。
- [7] 研究問題為:(1) 請問您認為「想像」是甚麼?(2) 「想像」是一般人都具有的思維嗎? 如何得知?(3) 您如何知道一件事情是「想像」的?(4) 是否可舉一個記者專業中遇到的「想像的新聞」的例子?(5) 您自己採訪寫作時會「想像」甚麼嗎? 請舉例說明。(6) 身為新聞工作者有否不同於常人的想像?(7) 您有否觀察到其他新聞工作者在採訪工作或蒐集資料過程中, 曾出現「想像」的情形? 請試說明。(8) 您有否觀察到其他新聞工作者在寫作工作中, 出現「想像」的情形? 若有, 也請舉例說明當時情境。(9) 您有否觀察到新聞工作者在編輯工作中出現「想像」的情形? 請說明您所觀察到的案例與情形。(10) 您自己工作時曾依據眼前真實客觀現象進行某種「想像」活動嗎? 若有, 請舉例說明。
- [8] 出自頭版王麗娟「挪威恐怖屠殺已知 92 死」。「是」見第五段: 兇手布雷維克「是有機農夫」。第三段「自稱是右派基督徒」、第五段「自稱是『民族主義』者」; 又如第四段、第五段分別有: 「死亡人數可能增加」、「六噸肥料, 有可能拿來製炸彈」等字眼。
- [9] 見編譯陳正杰綜合報導「挪威新納粹 不成氣候」, 新聞內文為第一段(見有底線者): 「奧斯陸爆炸案剛發生時, 外界很快聯

想到凱達或其他伊斯蘭極端組織，……」，第二段：「……右派極端份子可能滋事，……」，第三段：「……今年預料將持續成長，……」，第五段：「……警方首先要查明他是獨自犯案，或有尚未落網的同夥」。另見陳正杰「反穆斯林 不像組織行動」新聞中第二段：「……但他有可能受到新納粹團體的影響」、
「……但這些立場與攻擊動機是否有關尚待查證」，第四段：「……濫殺，似乎是由一個狂人獨自犯下的暴行，……」。

[10] 見編譯王麗娟綜合報導「殺戮二小時 僅靠屍體死裡逃生」。有關「動作描述」如：「受害人隨槍響一個個倒在血泊之中」、「逃往岸邊躍入水中游泳約一千兩百公尺」；「形容詞」如「一身警裝出現」、「高喊」；「視覺對象」如「學員手腳發軟，有人身上還有血跡」；「聽覺對象」如：「咆哮」、「我聽得到他的呼吸聲和靴子聲」、「槍聲響起，有人驚聲慘叫，有人拔腿就跑」、「空間描述」如：「另有人躲進洞穴、灌木叢、爬上樹」、「布雷維克站上一塊岩石」等。另見王麗娟「在場紐約客：我想到 911」引述多位現場見證人描繪炸彈攻擊當時情景。

[11] 2011/7/25 日《聯合報》第四版編譯田思怡報導「挪威殺人魔：『殺太多』比『殺不夠』好」。新聞內容包括第一段：「……他（布雷維克）說，二〇八三是歐洲文明戰爭結束的年代，屆時『文化馬克斯主義者』遭到處決，穆斯林被逐出歐洲」以及第六段：「他說，『文明戰爭』分三階段，第一階段到二〇三〇年為止，由『秘密細胞系統結合保守勢力發動資源戰和軍事奇襲』。第二段階段到二〇七〇年，『組成更進步的反抗組織，準備發動泛歐爭政變』。最後階段是推翻歐洲政治領袖，『實現文化保守政治』」。有關布雷維克書寫的以上「理論」，在 2011/7/27 《聯合報》第二版社論被直稱為「想像」（第二段）：「……他在自己的想像中構築了一整套反對異教、反對外來者的劇本，精心策劃，並冷酷地付諸實現」。

[12] 同日《聯合報》第五版，記者蔡永彬台北報導：「肥料裡『硝酸鹽類』易製炸彈」。第一段：「……布雷維克，他買肥料疑

似要做炸彈」、第三段（依據鄭政峯之言）：「……假設嫌犯買的是單一成分含量較高的肥料，就可能用來做炸藥」。另見編譯朱小明、卓佳萍綜合報導標題：「挪威恐攻炸彈 兇手用肥料做的」之第七段：「挪威的爆炸案是否會激起其他極端份子仿效，值得觀察」、第八段：「挪威警察首長奧斯傑騰不願回應關於布雷維克是否在農場中用肥料製造炸彈，『你們可以自己想想看。』奧斯陸警方仍在檢驗炸彈殘骸，他們也不願向媒體證炸彈是否為肥料炸彈」、第十段：「……但警方表示，仍不清楚兇嫌是用何種方式引爆炸彈」。

- [13] 朱小明、卓佳萍綜合報導：「挪威恐攻炸彈 兇手用肥料做的」。見第四、五段，如「兩案兇嫌的背景有相似之處，布雷維克是「右派『基督教原教義派』分子，對挪威政府及執政的自由派政黨極為不滿。麥克維則是新納粹極端分子，仇視美國聯邦政府」。

參考書目

- 江靜之（2010.07）。〈動不動有關係：從媒材看動（畫）新聞爭議〉。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台灣，嘉義。
- 吳翠珍（1994）。〈兒童之電視釋義基模初探〉，《新聞學研究》，
48：1-41。
- 李璞珉（1996）。《心理學與藝術》。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 沈堅（1988）。《兒童教育心理學》。北京：教育科學。
- 季水河（2001）。《新聞美學》。北京：新華。
- 胡寶林（1986）。《繪畫與視覺想像力》。台北市：遠流。
- 夏春祥（1997）。〈文本分析與傳播研究〉，《新聞學研究》，54：
141-166。
- 翁秀琪、鍾蔚文、簡妙如、邱承君（1999）。〈似假還真的文本世界：
新聞如何呈現超經驗事件〉，《新聞學研究》，58：59-83。
- 馬春（2009）。〈試論想像在新聞與文學寫作中的運用〉，《招烏達
蒙族師專學報》，2：45-47。
- 張君玫、劉鈺佑譯（1995）。《社會學的想像》。台北市：巨流。
（原書 Mills,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張春興（1989）。《張氏心理學辭典》。台北市：東華。
- 章倩萍（1994）。《新聞記者的認知策略之研究》。政治大學新聞研
究所碩士論文。
- 陳正杰（2011.07.26）。〈血案第一天 直指穆斯林「新聞界可恥的一
天」〉。《聯合報》，A3 版。
- 陳安駿、臧國仁（2011.07）。〈新聞報導的時間共感與想像——敘事
理論之觀點〉。「中華傳播學會 2011 年會」論文。台灣，新竹。
- 陳百齡（2007）。〈圖表會說故事：科技相輔呈現更立體〉，政大傳
播學院媒介寫作教學小組（編）《傳媒類型寫作》，頁 91-116。
台北市：五南。
- 陳金桂（1996）。《創造思維運用能力》。上海：上海文化。

- 陳強、張永強譯（2001）。《社會學的想像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書 Mills, C. W. [2000].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陳淑鈺（2004）。《寫實性圖畫書與想像性圖畫書對大班幼兒想像力的影響》。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教育管理研究所論文。
- 陳懋眉（1995）。《幼兒心理學》。台北市：五南。
- 彭聃齡（1998）。《普通心理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管倬生主編（2007）。《設計研究方法》。台北市：全華。
- 臧國仁（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台北市：三民。
- 臧國仁、蔡琰（2012）。〈新聞訪問之敘事觀——理論芻議〉，《中華傳播學刊》，21：3-31。
- 蔡琰、臧國仁（2010a）。〈論新聞讀者之「想像」：初探「記實報導可能引發的線索」〉，《中華傳播學刊》，17：235-268。
- 蔡琰、臧國仁（2010b）。〈想像與創造性想像：新聞敘事思維再現的藍圖〉，《國際新聞界》，32（6）：6-13。
- 蕭靖慧（2010）。〈國小高年級繪本創作教學之想像與敘事表現研究〉。東華大學視覺藝術教育研究所論文。
- 賴玉釵（2012）。〈讀者賞析小說之審美視域與美感反應：以《神雕俠侶》之閱讀歷程為例〉，《傳播研究與實踐》，2（1）：137-181。
- 鍾蔚文（2004）。〈想像語言：從 Saussure 到台灣經驗〉，翁秀琪（編）《台灣傳播學的想像（上）》，頁 199-264。台北市：巨流。
- 鍾蔚文、翁秀琪、紀慧君、簡妙如（1999）。〈新聞事實的邏輯〉，《國科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9：575-589。
- 簡珮如（2006）。〈記憶・直覺・想像——「時間系列」水墨創作研究〉。台南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論文。
- 羅文輝、蘇蘅、林元輝（1998）。〈如何提升新聞的正確性：一種新查證方法的實驗設計〉，《新聞學研究》，56：269-296。
- Arnheim, R. (1954). *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 A psychology of the creative ey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artlett, F. C. (1932).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erman, D. (1997). Scripts, sequences, and stories: Elements of a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PMLA*, 112, 1046-1059.
- Keeble, R. L., & Tulloch, J. (Eds.). (2012). *Global literary journalism: Exploring the journalistic imagina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 Keeble, R. L., & Wheeler, S. (Eds.). (2007). *The journalistic imagination: Literary journalists from Defoe to Capote and Carter*. Abingdon, UK: Routledge.
- Keir, G., McCombs, M. E., & Shaw, D. L. (1986). *Advanced reporting: Beyond news events*. New York: Longman.
- Mihelj, S., Bajt, V., & Pankov, M. (2009). Television news, narrative conventions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3, 57-78.
- Parsigian, E. K. (1992). *Mass media writing*.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Ryan, M. L. (Ed.). (2004). *Narrative across media: The languages of storytelling*.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Spencer, M. M. (2002.07). *What more needs saying about imagin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th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World Congress on Reading, Edinburgh, UK.
- Stocking, S. H., & Gross, P. H. (1989). *How do journalists think?: A proposal for the study of cognitive bias in newsmaking*. Bloomington, NJ: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onnections between Journalists' Imagination and 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

Yean Tsai & Kuo-Jen Tsang*

Abstract

Imagination is defined in this paper as a type of mental ability that helps people to infer facts during the processes of reasoning. Although not directly demonstrated in most straight news stories, such mental processes theoretically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reconstructing reality in a reporter's daily professional routine.

This study examined and analyzed a mass-murder in Norway that occurred on July 23, 2011, to explore how imagination may be applied to news writing for increasing the readability of news stories.

Seventeen Taiwanese reporters were surveyed to associate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y perceive imagination as applicable to their news writing.

Keywords: news, imagination, reporter, writing

*Yean Tsai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Radio & Televis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Kuo-Jen Tsang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